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centered within a solid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從亞比米勒到神：《創世記》第20章人物解讀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 | |
|---------------|---|
| Item Type | Article |
| Authors | NANGONG, Meifang |
| Publisher |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
| Rights | Institute of Bibl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at Henan University |
| Download date | 2026-07-04 21:49:04 |
| Link to Item |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419 |

从亚比米勒到神:《创世记》第20章人物解读*

南宮梅芳

内容提要:《创世记》第20章中的亚比米勒是亚伯拉罕叙事中难以解释的人物之一。在此故事中,亚比米勒不仅在篇幅上占绝对优势,而且在道德上胜于亚伯拉罕这位神亲选的万国之父,但他却不是故事的主人公,因为他无法推动故事向着某种符合圣经叙事需要的目标发展。同时,亚伯拉罕身上表现出的“反派”特征与其“信仰之父”的形象之间也有很大的矛盾与张力。《创世记》作者正是通过创造这种叙事张力推动读者进行填空阅读,体会《创世记》微妙但强大的叙事技巧及其所彰显的神的形象。

关键词:亚比米勒;亚伯拉罕;神;形象刻画

From Abimelech to God: Interpreting Characters in Genesis 20

NANGONG Meifang

Abstract: Abimelech in Genesis 20 is one of the most

* 本研究得到国家留学基金资助,亦为北京林业大学英语专业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项目成果之一,兼为北京林业大学科技计划项目“基督教文学研究与翻译”(编号2014-1)成果。

confusing characters in Abraham narrative. Being given a predominant share of the narration in the whole chapter and turned out to be more morally praiseworthy than Abraham the chosen ancestor of all nations, Abimelech is, however, not the protagonist of the story, since a protagonist is supposed to play a vital role in narrative orientation in biblical stori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features of an “antagonist” are so highlighted on Abraham that a paradoxical tension against his image of the Father of Faith is created. All these paradoxes and tensions are actually what the Genesis writers employed to evoke the readers’ desire to fill in the gaps, and thus understand the image of God that presented through a subtle but powerful narrative strategy.

Key words: Abimelech; Abraham; God; characterization

梦在圣经叙事中具有不同一般的意义,比如雅各在梦见神后被神改名为以色列,交代了以色列民族名称的由来(创28:12-15);约瑟在梦中受到神的指点,才得以成为耶稣的父亲,完成耶稣作为亚伯拉罕和大卫直系后裔的预言(太1:20-23)。《约伯记》中说:“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开通他们的耳朵,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伯33:15-16)^①在《民数记》中,神自己解释道:“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民12:6)可见梦见神的通常是先知,而且常伴有启示,不是普通人可及之事,即便是曾经勇武不可一世的扫罗,“耶和华却不借梦,或乌陵,或先知回答他”(撒上28:6)。

① 本文所引用圣经文本均采用《和合本圣经》。

亚比米勒的梦

实际上,在整个《旧约》中,神只走进过三个人的梦中与他们对话:雅各(创32:24-29)、所罗门(王上3:5-9),以及亚比米勒。雅各是以色列的先祖,所罗门是以智慧著称的神的选民的王,只有这位亚比米勒既非希伯来人,也非先知,但却是圣经所记录的神在梦中与人交流的第一人!^①神不仅走进他的梦中给他启示,而且他在梦中与神对话,得到这样殊荣的亚比米勒是何许人也?我们需要走进这个故事之中去考察。

传统叙事的读者通常期待一个具有统一性的情节,始于一个稳定的开头,经过复杂的症结,到达结尾处的另一个平衡点。但是《创世记》第20章几乎刚刚开始,经过两句话的简单背景介绍:“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寄居在加低斯和书珥中间的基拉耳。亚伯拉罕称他的妻撒拉为妹子、基拉耳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取了去。”(20:1-2)之后,叙述者就迫不及待领着读者进入一个相对较长的亚比米勒的梦中:

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哪!因为你取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亚比米勒却还没有亲近撒拉。他说:“主啊,连有义的国你也要毁灭吗?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她是我的妹子’吗?就是女人也自己说:‘他是我的哥哥。’我作这事,是心正手洁的。”神在梦中对他说:“我知道你作这事是心中正直,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她。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

^① 亚当和亚伯兰都曾被神催眠,但没有梦见神与他们说话。

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20: 3-7)

这样一个看起来不合常规的叙事方式一方面体现了圣经简约的叙事风格;另一方面暗示读者,能够得到叙事强调的内容都有可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在此,叙述者没有提供任何关于时空和人物背景的铺垫,读者直接进入梦的叙述中,可以零距离观察亚比米勒与神的对话,并立刻得到一个信息:亚比米勒惧怕神。

神斥责的对象是亚比米勒自己,但是亚比米勒在为自己辩护时,却略微转移话题,把与神的对话从个人安危带入国家安危这样一个较大的语境。“义的国”很容易令读者联想起刚刚被毁的所多玛城。在上一章的故事中,所多玛连十位义人都没有,不但全知叙述者提到“所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13: 13),还借耶和华神的直接引语亲口说:“所多玛和蛾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18: 20)全城除罗得一家外,全部被耶和华毁灭。面对这样一个灾难案例,亚比米勒首先称自己的国而不是自己是有义的,也许他担心自己的国也遭遇类似所多玛的厄运。亚比米勒用设问方式把自己的国与所多玛那样一个罪无可赦的国进行对比,显然不是为了高扬自己的义,而是把自己藏身于“有义的国”中,为可能的灾难请求豁免。从这样近乎求饶的辩解中读者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亚比米勒对神的惧怕。同时,叙事采用直接引语的方式,拉近读者与人物的距离,而话语又是在梦中出现的。人在梦中常常会袒露日常生活中不便诉说的私密想法,接近人物的梦境让读者对人物更具亲密感。叙事学家指出,叙事方式强有力地控制着读者与人物的距离,从而左右着读者对人物的同情。我们对他人的内心生活、动机、恐惧等有很多了解时,就更能同情他们。^①

① 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宁一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3页。

所以,刚刚读完所多玛被毁故事的读者不禁会替亚比米勒担忧,亚比米勒是否真的有义,基拉耳是否会遭到跟所多玛一样的命运?

圣经叙事的一个重要预设是叙述者的可靠性。由于圣经的全知叙事中压倒一切的原则是要追求叙述的“真理价值”(truth value),^①所以圣经读者相信全知叙述者的信息都来源于上帝的启示,“他对于人物所感、所欲的清晰叙述是值得我们相信的”。^②但是在这段梦境中,亚比米勒是否有义并不是通过全知的第三人称讲述出来,而是通过亚比米勒自述出来。读者虽会透过亚比米勒与神的对话,对亚比米勒产生同情,但仍需跟随全知叙述者走入故事做进一步判断。亚比米勒接下来解释道:“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她是我的妹子’吗?”在梦境之前寥寥的背景叙述中,叙述者恰好就提到“亚伯拉罕称他的妻撒拉为妹子”这一信息。而叙述的顺序似乎也在暗示,亚比米勒之所以取撒拉,是因为亚伯拉罕指妻为妹。叙述者的这个背景信息似乎是为亚比米勒提前准备好的旁证,同时也暗示出叙述者是站在亚比米勒一边的。不仅如此,亚比米勒的另一句话——“就是女人也自己说‘他是我的哥哥’”,也在下文得到亚伯拉罕的印证。读者因此得到第二个信息:亚比米勒不但无辜,而且诚实。

亚比米勒的解释与全知叙述者提供的信息完全一致,于是当亚比米勒自称做这事“心正手洁”时,他在读者已有的同情基础上又赢得了认可。对于邪恶如所多玛的地方,神可以为仅仅十位义人而答应手下留情(18: 23),那么对于基拉耳,对于自认为“心正手洁”的亚比米勒神会如何处置?神的回答令读者松了一口气,也受到振奋,因为神的决断与读者是一致的:“我知道你作这事是

① 刘意青:《圣经的文学阐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3页。

② Robert Alter, *The Art of Biblical Narrativ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1, 116-117.

心中正直。”不仅如此,神还为亚比米勒指明了补救的方法:归还撒拉。在认识到亚比米勒的恐惧和无辜之际,又看到神对他的肯定,读者对亚比米勒的同情得到强化。至此,全知叙述者、全知读者和全知的神一起站在亚米比勒一边。

下文叙事的焦点仍然集中在亚比米勒身上,为他提供了更多赢得读者的细节。他不仅用语言而且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心正手洁”。梅厄·斯腾伯格在分析《创世记》第18章时注意到,叙述者使用“跑”等动词来表现亚伯拉罕的积极待客。^①这里,叙述者在亚比米勒身上也用了一系列动词,如“召了众臣仆”、“召了亚伯拉罕”、“把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把他的妻子撒拉归还他”。这些动作表明,亚比米勒在受到神启示之后毫不耽误,主动采取行动弥补过失。经过上文的铺垫,他对亚伯拉罕的质询是合乎情理的:“你怎么向我这样行呢?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你竟使我和我国里的人陷在大罪里!你向我行不当行的事了。”(20:9)然后,或许是出于对神的敬畏,或许是由于亚比米勒自己的德行,他又主动给亚伯拉罕台阶下,给他解释的机会:“你见了什么才作这事呢?”(20:10)在听了亚伯拉罕的解释后,他没有继续追究,而是主动、慷慨地示好,对亚伯拉罕说:“看哪,我的地都在你面前,你可以随意居住。”(20:15)他甚至细致周到地考虑到撒拉的面面,对撒拉说:“我给你哥哥一千银子,作为你在阖家人面前遮羞的,你就在众人面前没有不是了。”(20:16)他的所作所为已经大大超出了神的归还撒拉的要求:他不仅归还了撒拉,还赠给亚伯拉罕财物,让他在自己的国随意居住,而且十分周全地保护了撒拉和亚伯拉罕的面子,可谓仁至义尽。

亚比米勒通过占据叙事的焦点得以完全表现出自己的“义”

① Meir Sternberg, *The poetics of Biblical Narrative: Ideological Literature and the Drama of Reading*.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91-93.

和“心正手洁”，在道德上得到了神、叙述者和读者三方的肯定。不仅如此，他在整个故事的篇幅上也占绝对优势。在全章18个小节中，有关亚比米勒的叙述占据了除第1节外的所有小节。《创世记》对人物的刻画有很多不同方式，比如通过行为、外貌、动作、姿态、衣着等的描述，其他人物的评判，人物的话语、内心独白，或者通过叙述者的评价等，但通常极为简约和间接。^①而在对亚比米勒这个人物的刻画中，读者得以知其梦，听其言，观其行，此人不可谓不重要。英文中“主人公”一词常用protagonist，指推动故事发展的主要行动者。假如把这个故事搬上舞台，似乎亚比米勒应该是舞台中心的男一号，与他匹配的是主人公犯错—改正错误—受到宽恕这样的一个完整的情节：

亚比米勒取走撒拉——神启示亚比米勒——亚比米勒
采取行动归还撒拉，并赐给亚伯拉罕钱财——神恢复亚比米
勒众妻子、女仆的生育功能

亚伯拉罕的错

米克·巴尔在《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中提到行动元的概念，指出，行动者的思想和行为都要有意义，“行为者具有一种意图，渴望奔向一个目标”^②，否则他/她就如同19世纪小说中看门人那样起不到推动叙事的功能。遗憾的是，圣经叙述者并没有为亚比米勒配上一个适当的意图或目标。他的所有动作和行为都是亚伯拉罕指妻为妹行为的结果：撒拉不是他所要达到的目标，她不过是整个故事的导火索；与神交流也不是他的目标，神走进他梦

① Robert Alter, *The Art of Biblical Narrative*. 116-117.

② 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谭君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28页。

中是果不是因；医好众妻子、女仆也是结果，不是意图。可见亚比米勒虽然在行为上积极主动，却无法承担推动故事发展的主人公这一重任。《创世记》第20章是亚伯拉罕叙事的一部分，亚比米勒这个人物只是为了突出叙事的核心人物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真正出场是在亚比米勒与神交流之后。面对亚比米勒的质问，他先是沉默，也许是无言以对，也许“正在挣扎着，想要做出得体的回答”^①。然后，亚比米勒给他机会解释，他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20：11）但是他的托词与叙述者所提供的信息，与读者所了解的情况完全相反，读者早已从前文知晓亚比米勒对神惧怕，而且不仅亚比米勒惧怕神，全知叙述者又告诉读者：“亚比米勒清早起来，召了众臣仆来，将这些事都说给他们听，他们都甚惧怕。”（20：8）亚伯拉罕此时的解释证明了他的判断错误。不仅如此，在接下来的第21章，亚比米勒因为对神的敬畏而与亚伯拉罕立约互不侵犯：“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了你，你也要照样厚待我，与你所寄居这地的民。”（21：23）一位当地的王恳求一位流浪到自己地盘的外乡人未来不要欺负自己的子孙，从这看似荒谬的行为中可见他对亚伯拉罕背后那位神的惧怕。亚伯拉罕一路走来，担心自己的安危，忧虑自己的未来，而这位非利士人的王清楚地看到“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21：22）。他对于亚伯拉罕的神似乎比亚伯拉罕自己还有信心，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反讽！

亚伯拉罕不仅判断失误，他的后续解释也苍白无力：“况且她也实在是我的妹子，她与我是同父异母，后来作了我的妻子。当神叫我离开父家飘流在外的时候，我对她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

① 罗伯特·奥特：《圣书·评注·诠释的挑战》，梁工译，《圣经文学研究》（第二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14—15页。

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20: 13)圣经学者斯派塞(E. A. Speiser)为亚伯拉罕辩护,认为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有公公收养儿媳为女儿的传统,因为亚伯拉罕与撒拉曾在哈兰居住过很久,他们也许是根据当地风俗以兄妹相称。^①但是根据亚伯拉罕的自述,他们之间兄妹相称始于听从神的旨意离开哈兰开始流浪的时候,他也承认,要求妻子称自己为哥哥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是对自己的恩典。此外,《利未记》中规定:“人若娶他的姐妹,无论是异母同父的,是异父同母的,彼此见了下体,这是可耻的事,他们必在本民的眼前被剪除。”(利 20: 17)虽然《利未记》成书晚于《创世记》,在圣经全书的编排上也在《创世记》之后,但是从此规定明显看出如果撒拉真的是亚伯拉罕同父异母的妹子,那么他的做法是不合神的心意的,后世的律法也明显是针对他的错误拨乱反正。不管怎么说,亚伯拉罕指妻为妹从根本上还是为自己的安危考虑,为了自己可能遭遇的危险置妻子于不顾,置神与他的约定于不顾。对比亚比米勒为撒拉遮盖的行为,亚伯拉罕对妻子的无情是另一个明显的反讽。

实际上,亚伯拉罕牺牲妻子的做法并不是第一次。在《创世记》第12章有一个类似的故事。^②当时尚未改名的亚伯兰也称妻子为妹子,为的是使自己的生命免于受到威胁。作为重要的宗教典籍,圣经中的任何重复和省略都不是没有意义的。一些看上去貌似错置的重复叙述其实是叙述者的有意安排,是要通过重复中的变化来刻画不同的人物形象,或为下文埋下伏笔,或形成对比

① E. A. Speiser, “The Wife-Sister Motif in the Patriarchal Narratives,” *Biblical and Other Studies*, ed., Alexander Altman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15-28.

② 这一点艾尔特也在“类型场景”一章中提及,但没有分析。常与这两个重复故事并置研究的还有《创世记》26: 1-13以撒与利百加兄妹相称的故事。本文主要分析亚伯拉罕这个人物,对于《创世记》26章不予细述。

和呼应结构。^①兹将这两个看似重复的故事中有关亚伯拉罕的主要信息对比如下:

| 章节 | 人物 | 寄居原因 | 指妻为妹的原因 | 结果 |
|-------------|--------------|------|-------------------------------------|-------------|
| 创 12: 10-20 | 亚伯兰、撒莱、埃及法老 | 饥荒甚大 | 事前对撒莱: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 | 亚伯兰的担心是对的。 |
| 创 20 | 亚伯拉罕、撒拉、亚比米勒 | 无 | 事后对亚比米勒: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 | 亚伯拉罕的担心是错的。 |

在第一个故事中,读者看到的是一位流浪异乡,因饥荒迫不得已到埃及求生存的亚伯兰。这个故事从第12章第10节开始,前9节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亚伯兰听从神的呼召离开哈兰来到迦南这个陌生的地方。寄居在这个人生地不熟、战乱不断的地方已属不易,却又遭遇很大的饥荒,被迫来到埃及这个更加陌生的国度。虽然以牺牲妻子尊严为代价保命绝非光彩之事,但是对于当时境况下的亚伯兰来说,为实现神的许诺而以非常手段保命尚可理解。况且他的担心也变成了现实,撒莱的美貌果然引起了法老的注意,以致被带进宫中。

然而,第二个指妻为妹的故事却非顺理成章,甚至有学者认为这第二个故事也许是因为编修的原因被错置,因为在这个故事中撒拉仍然年轻美貌,不符合上文说她年老、月经已绝的事实。^②但是在这个故事中,叙述者明确称他们夫妻二人为亚伯拉罕和撒

① 刘意青:《圣经的文学阐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0—91页。

② 参见 Gerhard Von Rad, *Genesis: A Commentary*. trans., John H. Marks.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61, 221; Victor P. Hamilton, *The Book of Genesis: Chapters 1-17*. Grand Rapids, Michigan: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0, 153; Hermann Gunkel, *Genesis*. trans., Mark E. Biddle. Macon: Mercer University Press, 1997, 218-219, 等。

拉,明显是被改名之后的故事。实际上,第20章从来没有提到过撒拉的美貌,况且神既然可以为他们改名,许诺他们将会生出孩子,也就有可能使他们恢复年轻的相貌和生育能力。当然,这也只是一个猜测。也许学者们不能接受的并不是撒拉的相貌,而是这个故事将亚伯拉罕的形象降到了最低点。

首先,这里没有饥荒的逼迫,叙述者没有为他移居基拉耳提供任何解释。而他“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的判断也被证明是错误的。其次,这时的亚伯拉罕已经不是当初那位刚刚从父家离开,流浪在外,提心吊胆的亚伯兰了。在离开埃及之后,亚伯兰在神的眷顾下“金、银、牲畜极多”(13: 2);家里养着“精练壮丁三百一十八人”,能够杀败当地的王,把“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得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14: 16)。最重要的是,就在不久前,神已经许他为“多国之父”,为他改名为亚伯拉罕,而且同时为撒莱改名为撒拉——“多国之母”,并且明明白白地通知他们:“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18: 14)在这种情况下,亚伯拉罕仍然指妻为妹,这就不仅仅是贪生怕死的问题了,而是对神严重缺乏信心的表现。

在亚比米勒的衬托下,亚伯拉罕在这个故事中明显表现出被动的一面。他被质问,被赠以财物,被归还妻子,不论是行动上还是道义上都被亚比米勒衬托成一个近乎“反派”的形象。圣经中赞美亚伯拉罕因着信“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来11: 12),而这位伟大的以色列始祖,这位得神亲自拣选的信仰之父此时的形象与读者的期待之间产生了很大的落差。

神的约

正如我们需要将亚比米勒这个人物放入亚伯拉罕的叙事中通盘考虑,同样也应该将亚伯拉罕叙事这棵大树置于整个圣经的

宏大叙事森林中加以分析和理解。实际上，对圣经的解读和批评常常会跟神学和宗教传统有着剪不断的联系，需要时时将其置于宗教和神学的框架中进行考察，因为“神是所有圣经叙事的主角”。^①在《创世记》12到26章整个亚伯拉罕叙事中，神始终是一个在场，并且从亚伯拉罕第一次听从神的呼召离开家乡开始，神多次出现与他立约：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12: 1-2)

“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13: 14-17)

“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事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事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洗人、甲摩尼人、赫人、比利洗人、利乏音人、亚摩利人、迦南人、革迦撒人、耶布斯人之地。”(15: 4, 13-21)

“我与你立约，你要作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作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作永远的约，是要作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

① 菲斯图尔特：《圣经导读》(上)，魏启源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3页。

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的妻子撒莱,不可再叫撒莱,她的名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她也要作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而出。”(17: 4-16)

对比这几次立约可以发现,立约的核心主题虽然始终围绕土地和后代,但是篇幅明显越来越长,内容越来越具体。从内容上看,抽象的“所示之地”变为“此地”,然后是“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基尼人、基尼洗人、甲摩尼人、赫人、比利洗人、利乏音人、亚摩利人、迦南人、革迦撒人、耶布斯人之地”,最终定位于“迦南全地”。关于亚伯拉罕的后代,从抽象的“成为大国”到否定“大马色人以利以谢”,再到否定“以实玛利”,直至宣布以撒的诞生。从立约形式上看,神从只是言说,到“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15: 17),再到要求亚伯拉罕行割礼。越来越复杂的仪式也强化了立约双方的纽带和责任,尤其是神自己从带有血的牲祭中穿过,显示出神承诺的坚定。这一切对于亚伯拉罕来说,应该是具有定心丸的效果。随着立约内容和形式的不断细致深入,读者希望在亚伯拉罕身上看到信心和信仰相应地不断增强。

但就在神预言撒拉就要为他生子的时候,亚伯拉罕险些牺牲了已经被神改名为“多国之母”的撒拉。而就在这时,神第一次明确道出了亚伯拉罕作为先知的身份:“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20: 7)让有错的亚伯拉罕为无辜的亚比米勒祈祷,这可以说是本故事中最大的反讽!然而当读者认识到祷告的真正意义,就不能不佩服神的苦心。祷告是一个神圣的过程,在祷告过程中,亚伯拉罕有机会再

次反省自己,认识到神的全知全能,从而坚定自己的信心,正如《诗篇》中所吟唱的“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66: 18)正是在这个看似讽刺性的祷告过程中,亚伯拉罕才能通过与亚米比勒的对比,认识到自己的弱点和错误。

结 语

对于亚伯拉罕,保罗在《罗马书》中一语道破:“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4: 2)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的,在行为上本就不是完美无瑕。罗伯特·艾尔特援引以色列圣经学者塔尔门(Shemaryahu Talmon)的说法,认为以色列人通过散文,而不是史诗的形式讲述先祖的故事,本身就是对“英雄”这个概念的回避。^①《创世记》对亚伯拉罕历程的叙述完全不同于古希腊罗马史诗中的英雄叙事,既不像《伊里亚特》那样高扬战争中伟大的人性和个人荣誉,也不像《埃涅阿斯纪》那样为罗马帝国的伟大祖先埃涅阿斯树碑立传。恰恰相反,亚伯拉罕既不是道德的楷模和典范,也不是高大勇武的民族英雄。亚伯拉罕在迦南的流浪其实也象征着他信仰的历程:希望中夹带着迷茫,虔诚中掺杂着犹疑。作为“多国之父”的亚伯拉罕正是最典型的人类代表,有着最普通的人性和罪,更重要的是,他的信仰之旅见证了神给人启示,让人一步步认识自己的罪,最终与神站在一起的历程。而读者也正是在这个阅读过程中,一步步走进,认识亚伯拉罕、认识自我、认识亚伯拉罕的神。

而在对神的刻画中,《创世记》作者既没有像刻画普通人物那样让读者走入神的内心世界,拉近距离,也没有将神描述成高高在上、可望而不可即的神秘力量。叙述者不是直接告诉读者神的

^① Robert Alter, *The Art of Biblical Narrative*. 27-28.

全知和全能,而是将写实性与超验性相结合,让读者在表面的痛苦和张力中体会神的形象,体会神一次次不厌其烦引导亚伯拉罕认识自己、认识信仰的耐心和信心。正如埃里克·奥尔巴赫所指出的:“圣经叙事不是为了让读者愉悦而暂时忘掉现实,而是要整个地克服现实;读者要完全把自己的生活融入到圣经的世界,感觉到自己只是它庞大而全面框架里的一个元素。”^①在这个充满空白的“写的文本”面前,读者不是被灌输,而是在阅读中参与阐释,将自己的理解、思考和认识融入圣经叙事中,通过不断的迷惑、填空、阐释、再迷惑、再填空、再阐释,在获得极大的阅读快感的同时,认识到圣经微妙而高超的叙事技巧和深刻的宗教魅力。

作者南官梅芳,文学博士,北京林业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圣经文学、英美文学。近期发表论文《对称与对抗——〈圣经·创世记〉中的潜文本》、《文本之外——罗得与女儿的故事》等,出版著作《圣经中的女性:〈创世记〉的文本与潜文本》。

(程小娟 编)

^① Erich Auerbach, *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 trans., Willard Trask.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53: 12-13.